

詩情博雅風範存

——偶讀史策先《白水寺謁漢光武帝祠集唐十二律》

國林



李軍簡介

李軍，男，筆名國林，湖北省棗陽市人。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著有詩詞集《國林詩詞選》、遊記《帶著父母去旅遊》、散文集《記憶》和長篇小說《劉秀歸來》等十餘部。

前天偶翻清代同治時期的《棗陽縣志》，看到“藝文下”編輯的詩詞中，收錄有史策先的十多首集句律詩，題目叫《白水寺謁漢光武帝祠集唐十二律》。這在棗陽籍的古今詩人中少見。

單就集句詩來說並不稀奇，歷史上很早就有人做過這樣的集句詩了。問題在於現在的詩人特別是現代詩的寫作者，很少有人進行這種文體的嘗試了。故一般寫作者對於集句詩來說，多少還是有點兒陌生的，感覺稀奇也就不足為怪了。

集句詩，又稱集錦詩，是我國古代文體形態中的一種。現存記錄最早的集句詩，為西晉傅鹹所作的《七經詩》，現僅存六經詩。至宋代時，這種文體開始盛行，後來成為詩友們的一種作詩風尚，之後便有大量的詩人進行這種集句詩創作。如宋代張岩山的《集句十首》、明代《孫蕢集句七言絕句詩（一十二首，續拗體詩三首）》、《蘇東坡的集句詞》等，還有集單人作品的集句詩，如宋代文天祥的《集杜詩》、清代沈守廉的《五十自述》（集東坡詩）等。

集句詩，體現的是“功夫”。歷史上的許多大家多有集句詩詞，如王安石的集句詩達到了六十多首，其他如黃公度、黃庭堅、司馬光、楊萬里、湯顯祖，現代的曹禺、吳祖光等都有集句詩，《紅樓夢》書中也有類似的例子。這些大家之所以能夠集句成詩，主要是他們學習和收集了大量的古詩詞，稔熟古詩詞的韻律，瞭解古詩詞展現的意境，這樣才能得心應手地去集已有的佳句而成就屬於“個人”的詩篇。並且，集句出來的詩詞，合韻合拍，合情合理，能夠較好地體現出集句詩新的意境來。

這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之前未曾留意這方面的詩詞創作，故當我翻閱到史策先的多首集句詩後，一時還感覺有些新奇。

史策先為 19 世紀棗陽人，先後擔任過清朝吏部額外主事、員外郎（掌印郎中）、江南道監察御史、京畿道監察御史、直隸正定知府、直隸廣平知府等職，其間擔任過皇子奕（即後來的咸豐皇帝）的古文老師。官至中憲大夫。1859 年因眼疾辭官還鄉，到春陵、墨池、鹿門等書院講學，曾將自己的詩賦文章整理成冊。還鄉後的同治四年（1865 年），與知縣張正聲一起，主持編修了《棗陽縣志》，並將自己集句的十二首律詩編排在“藝文卷”裡。

史策先的這十二首七律集句詩，內容涉及的詩作者達四五十人之多，集句的詩或長或短達到了九十多首。這僅僅是集句詩中展現出來的詩人與詩之數量，而在集詩的篩選過程中，詩人翻閱參考的詩詞，其數量當呈幾何形了吧。

我們知道，寫詩的人在寫詩前，想要表現出詩的主旨意境，也就是要突出一個什麼樣的主題來，自然要好好地構思一番。而要達到自己構想的詩之意境，自然是要選擇恰當的詩句予以支撐承載。而這樣的詩句，又不是自己深思冥想出來的，而是要從古人或今人所寫的眾多詩詞裡去尋找。

可以想像，這需要多大的功夫啊。

就我的一點淺見，要寫好集句詩，至少需要三個方面的詩詞功夫：一是要諳熟詩詞的韻律，也就是對詩詞格律的各種要求、規則等，能諳熟於心；二是要翻閱大量的古詩詞，自然身邊還要有很多的詩詞書籍以備翻閱之用；三是要熟悉和記憶大量名家的詩作及眾多的名作，這樣在集句時才不至於茫茫然而無所適從。

一句話，集句詩的這三點功夫，體現的是詩詞功底，展現的是詩人的勤奮及其學問的博達。可以這樣說，要想成就一首理想的集句詩，往往要比獨自創作一首詩的難度還要大。僅從這一點來說，過去諸多考取功名的一個個進士們，還有那些奪取了狀元、榜眼、探花等功名的“學霸”們，不是我們時常觀看電視電影時見到其成功一刻的榮耀光彩那樣簡單，那是需要奪取功名的人在平時的下真功夫，進而成就出真正的學問家。

為了說明集句詩的功夫之所在，下面就從史策先的這十二首集句詩中，選取最後一首來進行一個解析，從中看看一首集句詩需要下的功夫與成就其詩的難易程度。

第十二首的集句詩為：

205

白水青山空複春（杜甫）， 還符白水出真人（姚崇）。
榮華不肯人間住（薛逢）， 水木空疑夢裡身（宋邕）。
百丈遊絲空繞樹（盧照鄰）， 數家煙火自為鄰（朱灣）。
傷心不忍問耆舊（杜甫）， 何處南陽有近親（韓愈）。

為了較好地理解這首詩，這裡且將其大意進行一下演繹：

日夜奔流的彎彎白水河，藍天下靜立的青蔥獅子山，徒然地重複著一個又一個春天。如果把這樣的時光回溯到東漢之初，眼前的這裡曾是光武帝劉秀生活成長的地方，也是他起兵走向輝煌的場所。這裡因為光武帝而一度興盛繁華，只是隨著時光的流逝，當年的種種繁華都煙消雲散了。然而當我看到眼前的豐美水草與欣欣花木時，就懷疑是自己在夢裡看到的那些景象。蒼茫的山坡林地裡，長長的蟲絲在樹枝間纏繞著，放眼看去有些荒涼。幸好不遠處還有幾戶人家，自然地成為了彼此的鄰居，嫋嫋的飲煙又多多少少給這裡帶來一些生機。看到眼前的這種蒼茫景象，不免讓人感到有些傷心，然細細地一思想，也就不忍再去向附近的那些老住戶們詢問情況了。歷史上曾說南陽這地方有很多的皇親國戚，現在再看看南陽境內，還有什麼地方能找到光武帝當年的那些親戚朋友呢？

這其實就是一首憑弔感傷的詩。詩中描繪的境況，是史策先當時拜謁光武帝祠（白水寺）的情景後，所聯想到的諸多歷史事件，並由此而感慨歷史的所有繁華都是暫時的，過後猶如煙雲一樣會消失得無影無蹤，而能留下來的只是那些不變的日月風雲、崗嶺山川、青草林木，以及可以憑弔的歷史古跡等，也多會讓後來者喟歎吟詠。

瞭解了這首集句七律詩的大意後，下面我們再來看看集句詩裡引用古詩的情況。

第一句“白水青山空複春”，出自杜甫的《寄常征君》一詩。杜甫的這首感傷詩，是寫隱士（常征君）晚年不得已而出仕的傷歎情景，詩中展現了詩人及對問候人的感悟嘆惜。史策先在集句成就自己的這首七律詩時，巧妙地運用了杜詩的感傷情調，為此詩奠定了一個傷歎的基調。更為主要的，是杜詩中有“白水”“青山”等字樣，然後把它們移植過來，正好在詩中展現了白水寺所在的青蔥獅子山及山下的彎彎白水河的情景。

第二句“還符白水出真人”，出自姚崇的《郊廟歌辭·享龍池樂章·第一章》一詩。這是一首應唱詩，亦即帶著歌頌情調的詩。當時以此為題寫作的詩有多首，如“第二章”的蔡孚詩，“第三章”的沈佺期詩、“第十章”的裴瓘詩等，其他還有盧懷慎、蘇珽、李乂等都寫有這個題目的詩。其中沈佺期的詩（又名《龍池篇》），因為仿照崔灝的《黃鶴樓》一詩的寫法，故在歷史上還很有些名氣。姚崇的詩，在這十多首同題詩中是被排列在第一位的，稱為“第一章”。“郊廟歌辭”是古代祭祀天地神明及祖先的樂曲詩。史策先在詩

中借用的句子，貼切至極。因為“白水出真人”，本意就是說白水這個地方出了個自號為“白水真人”的光武帝，而白水寺裡奉祀的光武帝標明的就是“白水真人”。這樣的詩句，信手拈來，渾然天成，沒有雕琢之感，恰到好處展現了白水寺裡祭祀漢光武帝的帝祠情景。



東漢光武帝

第三句“榮華不肯人間住”，出自薛逢的《九華觀廢月池》一詩。這同樣是一首詠歎詩，是感慨世事風華不常在，人生之



無常，因而應學學《莊子》的《逍遙遊》，不要太過去思想和爭奪許多過眼雲煙的東西。史氏詩對這一句的借用大意是說，光武帝當年成就的東漢，讓家鄉的白水鄉這一帶享受了許多的榮華之光，之前的春陵侯國成為了章陵縣，許多的皇親國戚也跟著風光無限。然而之後的歲月呢？一切都灰飛煙滅了，只留下眼前的白水鄉這個地方和白水寺裡祭祀的光武帝神位。

第四名“水木空疑夢裡身”，是宋邕的詩，具體出自其哪一首詩中的句子，目前查不到出處。宋邕是唐代的一名詩人，寫有不少詩。初始並不出名，而在他雙目失明後才有了一些詩名。現在能知道的，是他有 11 首詩流傳後世，但目前能看到的只有兩首七絕詩，另外的九首詩不知道存於何處，這裡無從查考了。不過，史策先當年尋查古詩時，應當是看到了宋邕的全部流傳詩的，不然就不會有“水木空疑夢裡身”（水草花木只疑為是夢裡見到的景象）之句了。

第五句“百丈遊絲空繞樹”，出自盧照鄰的《長安古意》一詩。這是一首排律詩，托“古意”而抒今情。這首詩主要寫了長安豪門貴族競享的豪奢生活，也寫了市井娼家為中心的形形色色的夜生活，還寫了文武權臣的互相傾軋，以及對情趣生活中寄寓的驕奢庸俗生活的批判。整首詩的句子非常暢意、豪華、鋪排，而在這裡史氏只借了長詩前面描寫街景之間的“百丈遊絲空繞樹”一句，意在寫白水寺山上看到的一種自然之景，兼呈蕭瑟的一面。

第六句“數家煙火自為鄰”，出自朱灣的《尋隱者韋九山人於東溪草堂》一詩。這首詩表現的是詩人厭倦朝市、嚮往歸隱的心情。“隱者”居住在東溪草堂，作者前去尋訪，見到的是山深林密，空氣清新，竹林茅舍，花畦小徑，四周還有幾處相鄰人家的嫋嫋飲煙。這是隱士居住的地方，自然也是難得的仙山福地。史氏在這裡借用“數家煙火自為鄰”一句，同樣是恰到好處地展現了白水寺四周的一種遠離塵囂的景象，無意中道出了此地的空曠、少人煙和風光秀美的一面。

第七句“傷心何必問舊耆”，出自杜甫的《憶昔二首》一詩。杜甫詩在這裡題名為“憶昔”，其實是在諷今。第一首“憶昔”講的是唐肅宗信任宦官李輔國和寵懼張良娣，致使綱紀壞而國政亂，目的在於警戒唐代宗不要走肅宗的老道；第二首憶的是唐玄宗時的開元盛世，目的在於鼓舞代宗應致力於安國興邦恢復往日繁榮，並不是為憶昔而憶昔。史氏借用其中的一句“傷心何必問舊耆”一句，展現的是作者對往事如煙、物是人非的“傷心”，而面對這樣的景況，自己就沒有必要再去詢問過去的那些知曉光武帝的老人了。這樣的句子，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味道，展現的同樣是風華易逝而無力挽回的感歎。

第八句“南陽何處有近親”，出自韓愈的《題廣昌館》一詩。《題廣昌館》之詩，是很多棗陽人都能熟知的一首詩，原刊載在清代的《棗陽縣志》上。這是大詩人韓愈前來棗陽遊覽光武帝故里後，題寫在“廣昌館”裡的感慨詩，大意是說過去的白水之地多麼繁華，到如今卻變得芳草萋萋，連官墳之地也變成了常人行走的大道了。由此就不由得詢問道，都說當年的南陽“多近親”，而現在的南陽近親又在哪儿呢？史策先在詩中的最後運用了這一句收結，似有韓之整首詩的異曲同工之妙。



光武祠

由上面的剖析中不難看出，史策先的這首集句律詩，表現了詩人對白水寺的撫今追昔的感慨之情，突顯出了任何的風光繁華都不過是過眼雲煙的一面，所不變的是水長流、山常青、雲高飛。

從集句詩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要想成就一首像樣的集句七律詩，需要花費創作者的多少功夫與心血啊。這樣的詩作，是功夫詩，是高端詩。而這種詩作的呈現，也不同程度地展現了作者的詩學功底深厚的一面，是非大家名家而難以成就出的詩情風範。

史策先作為棗陽境內的清代三位進士出身之一的朝廷命官，一生寫了大量的詩詞。除了上面介紹的這十二首集句律詩收載于自己主編的《棗陽縣志》上外，另在後來的咸豐時期編修的《棗陽縣志》裡，還收錄有他的八首七律詩《吳家店八詠》。這樣的詩載數量，在棗陽曆史文化名人中僅此一人。

由此一點，可見史策先生前的詩詞風範了。